



文/王言彬 高峰

南疆两大沙漠「握手」亲历记

4月份正是新疆沙漠地带沙尘暴肆虐的猖獗时期,我们一行人直奔南疆,开始了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调研采访。短短半月内两次遭遇沙尘暴侵袭,更见识了塔克拉玛干与库姆塔格沙漠的“握手”景象。

月黑风高夜两大沙漠“暗度陈仓”

4月8日和16日接连两场沙尘暴席卷了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不仅给当地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也凸现出南疆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仍未得到有效遏制。记者在218国道若羌段发现,国道东侧的库姆塔格沙漠已经越过公路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握手”会合。

4月10日,记者驱车沿218国道进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境内不久,不时看到公路东侧的沙子随风越过柏油公路向西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方向飘移,并且几次看见有沙子被风搬到公路上,占据了部分车道。

在离218国道1079里程碑约一百五十米处,记者看到随风吹起的沙丘已经越过公路,形成绵延二百米左右的一道沙梁。在公路上堆积的部分约有三十厘米高。下车后仔细观察发现,越过公路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会师”的沙梁是最近几日才形成的,并且随着大约4级的偏东风,仍不断有细沙飘过公路。横陈在国道上的沙梁已经在过往车辆的碾压下出现部分飞散。

这条公路是去年才改造完成的,修建质量较高。为了防止流沙埋没或阻断公路交通,有关部门在部分路段两旁扎下芦苇方格拦阻,但并未能完全阻止流沙侵袭。在这条国道附近的野生胡杨林里近几年也出现了大小不一的移动沙丘。

据了解,4月8日的沙尘暴卷起了大量沙尘,南疆连续几天出现扬沙和浮尘天气。8级~10级大风在多处地方使沙丘移动了几米到几十米甚至几百米。一些地方的景观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两大沙漠大面积会合,将会给当地的生态环境治理造成很大危害,并且给西北地区甚至更大范围带来不利影响。采取生物措施加快南疆沙漠85%流动沙丘的固定和半固定化,应该是今后较长时期,南疆生态建设的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沙尘暴接踵而至

我们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市遭遇了今年南疆的第一场沙尘暴。这次沙尘暴使包括沙漠公路在内的一些路段交通中断,城乡居民生活受到严重

影响。

4月8日下午6时30分左右,塔里木盆地北部城市库尔勒刮起6级到8级大风,伴以扬沙和降尘,枯叶和废纸片被大风卷挟到几十米的高空,新发的绿叶瞬时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下午下班高峰时期,市内能见度不足五百米,一些汽车老早打开车灯行驶,下班后的人们一手掩面,吃力地骑着、推着自行车回家。市中心人民路马路中间大约有二十多米长的两处护栏被大风刮翻,一些商贩忙着加固店铺上面的广告招牌。

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这次大风和沙尘天气由翻越天山的强冷空气引起,连接南北疆地区的托克逊百里风区,风力达到12级以上,交通被迫中断。

一个星期后,沙尘暴又一次在南疆肆虐。

4月16日,我们再次遭遇沙尘暴。四五级大风裹挟着沙尘漫天飞扬,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陷入混沌之中。记者当天下午驱车穿行在塔克拉玛干南缘的千里风沙线上,直接感受到风沙的肆虐。

下午1时,出民丰县沿315国道西行10分钟左右,上午开始出现的扬沙天气变成沙尘暴,能见度迅速降至不足百米。公路两边的沙生植物和大小沙丘若隐若现。过往车辆打开了车灯,慢速前进,有的车辆干脆停在路边等待风沙停歇或减弱。

风沙越来越大,能见度最差的地方已经不足十米。在民丰快进入于田县境内的公路边,三个维吾尔族老乡为了躲避风沙,只好互相依靠着卧倒在路旁。进沙漠捡拾枯死的红柳干柴的老乡赶上毛驴车匆匆踏上归程。

沿途经过缺少植被的沙漠地带,只见似雾如烟又像粉的细沙随风快速从公路上掠过南下。粗大的

沙砾打在车身上发出刷刷的声响。记者停车拍照时,迎风一侧的车门很难打开。在车外停留两三分钟,满身已落满沙尘,一张口细沙旋即灌入。一阵紧似一阵的风沙打得人睁不开眼睛,站立不稳。

而进入沙漠中的绿洲后,明显感到风力变小,只有天空中飞扬着从大漠深处吹来的沙尘,地面上却看不见被卷起的沙土。在绿洲生活的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天气,生活节奏

并不比平时紧张,依旧不紧不慢地做事或行路。在于田县先拜巴扎街上,几个年轻人还围在一个冷饮点前,有滋有味地吃着冰棍儿。

位于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33.7万平方公里,每当大风刮起,很容易出现扬沙或沙尘暴天气。特别是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更是深受风沙危害,一年的浮尘天气超过200天。有句顺口溜说:“和田人民苦,一天半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再来补。”

据若羌的居民说,这次的沙尘暴比8日的来势更





热点透视

猛。前一天开始风力加强,出现沙尘,16日上午沙尘暴铺天盖地压来,当天下午机关干部已经无法上班了。能见度只有三四米。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尘土味。天空一片昏黄,白天在家里都要开灯,人们不敢出门,没有急事只有呆在家里。一些有呼吸系统毛病的人更是憋闷得难以忍受,外出的人只好掩面或紧捂口鼻急匆匆行路。

218国道紧急封闭,在大风的作用下,两大沙漠多处再次越过218国道握手。

尽管风沙弥漫,但记者沿途仍看到不少人在路边忙着栽植、管护或浇灌树木。民丰县副县长艾斯卡尔、县委组织部长张立新等人不顾大风沙深入到基层乡村,现场指导农民栽种防风固沙的红柳。正如民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艾热提说的那样:“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们对植树造林情有独钟。只有营造起更多的防风固沙林带,才能减少风沙危害,更好地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

百岁罗布老人谈生态变迁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采访时,记者先后和两位百岁罗布老人阿不拉和热合曼交谈,他们的生活曾随着塔里木河下游流域一个世纪亦喜亦忧的生态变迁而变化,而这也正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罗布人是对历史上生活在罗布泊周围的当地居民的称呼,在罗布泊有水时,主要以捕食鱼类为生。19世纪后期,罗布泊一带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罗布泊干涸后,他们开始沿塔里木河溯流而上,一边打鱼,同时也开始进行生产生活方式的调整。1972年,塔里木河下游也完全断流,胡杨大面积枯死,河湖干涸。无鱼可捕的罗布人不得不放弃了渔猎生活,从事农牧生产。作为历史见证的罗布老人,对这种生态的巨大变化记忆犹新。

阿不拉生活在若羌县218国道边铁干里克乡的英苏村,塔里木河就在村边。他生活的英苏村是一个曾有四百多人口的村庄,眼下许多家庭都到上百公里外的地方放

牧去了,留在村里的只有一小部分。110岁的阿不拉一直不愿离开这里,他说他对这方水土有着很深的感情。阿不拉说,三十多年前,塔里木河也没有水了,当年用于捕鱼的卡盆(独木舟)已经很久没有用了,扔在院子里任由风沙吹打。说起年轻时的生活场景,阿不拉满脸笑意。他是个乐呵呵的人,他相信总有一天,塔里木河还会有流水。

从2000年开始,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向塔里木河下游紧急输水,阿不拉和其他英苏的村民们终于盼到通水的这一天。记者采访时,阿不拉刚刚得过一场重感冒,还没有完全康复,说话时不时地咳嗽。不过他还是拄着一根棍子当拐杖,步履蹒跚地来到河边。其时正是塔里木河的第五次紧急输水期,从3月3日开始,已经一个多月了。老人在河边用拐杖轻轻拨拉着漂下来的枯枝落叶,满足地看着河水平缓地向下游流去。他说他知道最下游干涸见底快三十年的台特玛湖已经有水了。

塔里木河应急输水已经给断流近三十年的塔里木河下游三百二十多公里河道两边的生态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不仅濒临死亡的老胡杨重新披上了绿色,在阿不拉脚边还有新生的小胡杨树破土而出。阿不拉老人指指点点来水后两岸的变化,情不自禁地说:有了水就什么都有了。他年纪大了,家里的活都是晚辈们在干。他平时没有多少事,喜欢到河边看上游流下来的救命水。他也喜欢让路过的客人给他以塔里木河为背景拍照。

生活在若羌县米兰镇的热合曼老人今年已经104岁了,身体很硬朗,种菜、给羊打草一类的活他都能干。他告诉我们,小时候他是随着家人从老阿不旦搬迁到这里的。2000年他曾回到老阿不旦,原来居住的房子都快被沙子掩埋了,那里已经没法生存了。

当年搬家的时候带出的东西剩下的已经不多了,他很麻利地找出两只小铜铃铛给我们看,说是当年戴在骆驼脖子上的,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很好听。说着说着,老人把两个小铃铛摇晃起来,叮当作响,引得大家一阵笑声。

热合曼老人说,回到小时候生活过的老阿不旦,他清楚地回忆起20世纪初年在那里生活的情景。因

为水少了,气候变了,他们不得不搬走。现在生活的米兰绿洲,人们造了好多防风林挡风沙,还种了很多大枣树。生活在这里很安定,政府每月发给四五百元的生活补助。

这两位老人都为现在政府采取措施改善生态感到高兴,他们都盼望有朝一日风沙漫天的天气不再出现。

“握手”会变成“拥抱”吗

新疆两大沙漠在过去三十年间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逐渐靠拢。经过当地干部群众的不断努力,局部地区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突破,但是整体看,还没有真正实现整个新疆地区的人进沙退。实际上,我们连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和腹地采访,感觉肆虐的黄沙还在继续发威。每当大风吹过,漫漫的黄沙就会飞越沙漠边缘的绿洲向四周飞散。在昆仑山脉沿北坡一带,风沙已经逐步形成气候,甚至在海拔6000米左右的地方都有了沙尘暴的踪迹。

生活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一线的人们担心的是塔克拉玛干和库姆塔格沙漠的屡屡“握手”有朝一日会变成“亲切拥抱”,也就是“零距离接触”。

记者在塔里木河向台特玛湖输水的最下游河段的一座小桥旁见到了这样的景象:桥下是湍急地流向台特玛湖的河水——从博斯腾湖紧急调剂的生态用水,桥上东侧则是大风过后越过简易公路的一道沙梁,除了落入水中的流沙汇入台特玛湖外,堆积在桥旁的流沙已经与桥面齐平。

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流动沙海只要有大风,沙浪就可能飞溅而出。而库姆塔格沙漠也逐渐西向,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表现出很强的“向心力”。很难预测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两大沙漠是否会“胜利大会师”,那时的生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楼兰消失,尼雅消失,于阗消失,历史上的西域三十六国曾经有十多个消失在一望无际的大漠下面,许多塔克拉玛干南缘的城池已经是多次搬迁。如果沙魔继续肆虐,人们将把家园安在哪里?★